

## 看電影到展電影 塗翔文引領觀影新視野

專訪

【記者李又如專訪】成龍的武打片、瓊瑤的愛情電影，和鳳飛飛唱的電影主題曲，70年代的銀幕上，一部一部電影映入孩童眼中，堆積成兒時的回憶。隨著時間膠卷不斷播放，他從坐在黑暗電影院的觀眾，一不自覺變成電影工作者。大傳所校友、臺北電影節策展人塗翔文憶起愛上電影的起點，除了從小就是電視兒童，也似乎從小時候被父母帶去電影院看電影，潛移默化地影響。

大學念中文系，但幾乎都泡在電影社的塗翔文，明確地知道自己熱愛電影，因而進入淡江大傳所就讀。所有的報告、作業、畢業論文，都選擇電影當作題材，讓他全心投入在自己所愛的事物裡。他提到，相當感謝當時老師嚴格的訓練，全英文的Paper閱讀，為後來記者工作需要接觸大量資料編譯鋪好了路。而研究所的學習，讓他感受到學習的樂趣，滿足強烈求知慾，並和不同專長的同學互相切磋，「可以毫無顧慮地全心投入在有興趣的事物裡，是非常幸福的。」

畢業後第一份工作，成為記者，主跑電影線。塗翔文表示，「當時想找份可以快速接觸所有電影的工作，又能應用我的能力，那就是媒體記者了。」開始接觸電影圈後，塗翔文就此沒有離開過，涉略上游到下游各個環節，從電影公司的市場行銷、媒體宣傳，到電影發行，甚至走向創作者的身份，成為編劇。

## 從影視記者到編劇 串流電影上下游

曾以《第四張畫》入圍2010年金馬獎最佳原著劇本的塗翔文回想，「以前曾經跟同學開玩笑說，我沒有那個才華可以當導演，以我的文字能力也許做編劇還有可能！」沒想到竟然夢想成真。在澤東電影公司的工作，讓他認識導演鍾孟宏，兩人一拍即合。鍾孟宏當時正想找人一起創作劇本、企求新的刺激，就此開始合作。「故事的源頭是導演，鍾導給了個簡單的大綱跟清楚的開場，讓我非常『有畫面』。」身為一個沒有跟他合作過的新鮮人，他形容他們的工作方式是不断地丟球給對方，交換點子，嘗試新的可能。塗翔文說，當時他們討論的演員、劇情、場景，最後真的都如實地呈現在大銀幕上，「甚至，導演把它拍得比文字呈現還要厚實。我很喜歡這個經驗，或許影展告一段落，我還是想回去寫劇本！」奇妙的是，《第四張畫》講述一個孩子的故事，這一年，太太懷孕，對即將身為人父的他而言，電影，又為人生留下一點記錄。

## 跨足策展人 帶領影展走出風格

2011年，他接下國內第二大、唯一擁有國際交流競賽的臺灣影展—臺北電影節策展人之職。跨足到策展，塗翔文笑說自己沒有太大的交接門檻，大學時就是瘋狂的影展觀

眾，加上多年來在電影圈的走跳經驗，對電影節都有一定程度的瞭解。但談起最大的壓力，塗翔文說，是「選片」。策展人是整個展覽的靈魂，這個角色，不能太過偏頗、太過個人，但也要有風格和方向，再加上臺北電影節是個綜合性影展，不像女性影展、金馬奇幻影展具特定類型，要如何兼顧多元性？難度更上層樓，更別談人人關注的票房壓力。每年親赴各大國外影展選片，塗翔文說，「聽到觀眾回饋，表示很喜歡今年的電影時，總是非常開心。」

接手電影節第三年，塗翔文一直希望臺北電影節走出自己的風格，相對於金馬影展的正式、歷史悠久，他希望臺北電影節沒有包袱。這幾年他主打影展中的單元：國際青年導演競賽，參賽作品來自各國新銳導演的第一部、第二部片，導演也親至臺北交流。塗翔文說，「就算他們不是國際知名大導，但我們想讓台灣觀眾直接接觸到影壇的新勢力、新浪潮。」相較於名導演可能存在的既定風格，年輕導演少了壓力、包袱，「片中有更多勇氣、突破、創意，技巧可能不是最好，可是有時會從中看見驚喜。」即與主打學生族群、在夏天舉辦的臺北電影節形象不謀而合：年輕、新鮮、活力、驚喜，這也是塗翔文希望帶領影展希望走出的路。

人生不該只有好萊塢電影一種答案

影展越辦越多，塗翔文雖然樂見不同類型的電影進到臺灣，但是也有些隱憂，「這麼多影展互相競爭，會稀釋掉觀眾的能量。」塗翔文說，最好的狀態是影展越來越多，餅越做越大，觀眾越來越多，「但是就我自己的觀察，目前並不是朝這個方向走。」他認為，這是大環境的問題，重點在觀眾的「養成」。例如文化部在推廣電影時應該要更紮根底層的教育，養成新的觀眾，「大家可以看好萊塢大片、也可以來看影展，才是最好的。」就像國外觀眾的口味都很多元，電影院可以在展期把整個戲院都包給影展，「可是在國內不可能！臺灣的業者覺得放『正常』的電影，才會賺錢。」

加上，臺灣的媒體、觀眾還是太著重「票房」，導致國片類型越來越單一化，「比如說青春、熱血的電影賣座，這類型的電影就會越來越多。」任何的創作領域，當多元性減少、一再重複某種模式，越來越侷限，觀眾很容易就會背棄你。塗翔文說，這就是辦影展的初衷，提供給觀眾更多的選擇，拓寬大家的眼界，雖然《鋼鐵人》很好看、很賣座，但人生不該只有好萊塢電影一種答案。

全心全意 就會得到你想要的東西

塗翔文鼓勵大學生，「想清楚自己想做什麼。」他強調，一定要找到這個答案，才會清楚之後的方向。就算大三、大四才明白，「就算覺得『念錯系』也不要緊，一切都來得及。」轉系、修習相關的課程，甚至畢業繼續進修，最重要的就是找到目標，全心全意地邁進。就像他畢業至今，從來沒有離開過喜歡的電影。

憶起大學時代，「那個還沒有ibon的年代，看影展，大家好像信邪教一樣瘋狂！」他

跟著電影社同好瘋狂熬夜排隊，擬定作戰計劃研究，分頭進攻金馬影展電影票。影展總時值考試週，奔走於電影院看電影、在速食店讀書、趕回學校考試的記憶，一輩子難忘。

一部部電影，對他來說，像是青春的紀錄。縱然背景已不相同，買票劃位也方便許多，但藝術的本質、電影的魔幻力量彷彿可以穿越時空，不曾改變。或許，今年夏天，買張票走進許久不見的電影院，嘗試塗翔文與臺北電影節準備給你的一百多種「答案」！

